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一至八十三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歐陽燮

唐宋八大家文鈔

臨川文鈔引

王荆公湛深之識幽渺之思大較並本之古六藝之旨而於其中別自為調鑱刻萬物鼓鑄羣情以成一家之言者也其尤最者上仁宗皇帝書與神宗本朝百年無事諸劄子可謂王佐之才非所以於仁廟之鎮静博大猶未能入而至於熈寧元豐之間刼主上而固魚水之

交譬則武丁之於傅説孔明之於昭烈不是過已惜也公之學問本之好古者多而其措注當時亦狃於泥古為患況以矯拂之行而熏之以獨見以執拗之資而濟之以私臆所以吕章邢蔡以下紛紛附會熒惑天子流毒四海新法既壞并其文學知而好之者半而厭而訾之者亦半矣以予觀之荆公之雄不如韓逸不如歐飄宕疎爽不如蘇氏父子兄弟而匠心所注意在言外神在象先如入幽林邃谷而杳然洞天恐亦古來所罕者

予每讀其碑誌墓銘及他書所指次世之名臣碩卿賢人志士一言之予一字之奪並從神解中點綴風刺翩翩乎凌風之翮矣於史漢外別為三昧也予首錄其上仁宗皇帝書一首次及劄子疏狀七首表啓三十六首與友人書三十五首序十二首記二十二首論原說解雜著二十五首碑狀墓誌銘表及祭文七十三首釐為一十六卷歸安鹿門茅坤題

臨川本傳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屬文動筆如飛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脩脩為延譽登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决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為相薦其恬退尋召試館職不就脩薦為諫官以祖母年高辭脩

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為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為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乃上萬言書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安石屢辭館閣之命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脩起居注疏辭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鬬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

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駮曰不與而持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遂劾府司失入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為是詔放安石罪安石不謝御史舉奏之帝亦不問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韓吕二族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潁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

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熈寧元年造朝
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
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一日
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
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
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
有臯夔稷禹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
道哉二年拜叅知政事帝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但

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爾帝問卿施設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樞密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戸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

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出錢雇役單丁女户原無役者一概輸錢謂之助役市易之法聽人賖貸縣官財貨出息二分過期不輸者加罰錢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户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若干步為一方歲計量其地驗其肥瘠定其色號分五等以定税

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户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天下騷然云云帝亦疑之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為吏部尚書始呂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亞于惠卿及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至是白為參知政

事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雱死尤悲傷不堪請
益力帝益厭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
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
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未幾卒
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崇寧中配
食孔廟列顔孟之次追封舒王楊時言於欽宗降從祀
高宗復停宗廟配享削王封理宗復停孔廟從祀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一

明 茅坤 撰

臨川文鈔一

上書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荆公以王佐之學與王佐之才自任故其一生

措注已盡於此書中所以結知主上亦全在此

書中然其學本經術故所言非漢唐以來宰相所能見而其偏拗自用大較與商鞅所欲變法處相近故其功業亦遂大壞而反不如近世浮沉者之得學者須具千古隻眼看之

此書幾萬餘言而其絲牽繩聯如提百萬之兵而鈎考部曲無一不貫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

使事之所及冐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纎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内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邊鄙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

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
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
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
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
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
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
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
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

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葢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

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

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
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
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
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
民而吏輒緣之為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
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
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
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

稱陛下之指以一一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

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治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

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内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

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

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

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

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葢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止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

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葢吾已能察

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

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

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益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益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

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强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葢今之教者

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畒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

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

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茍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

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

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

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

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

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毁廉恥葢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産以負貪汙之毁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毁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强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

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毁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内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

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葢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葢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

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葢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

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

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强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强誦不必博畧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

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敺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嵓野盖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

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

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畧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

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葢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葢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

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

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

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肎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絶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輙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専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

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

則不以任事而輙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茍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輙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葢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茍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

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葢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

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葢甚於奕棊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葢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僅有

江左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

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刼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輙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

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
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
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
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
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
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
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
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

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茍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

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刱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刱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刱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

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葢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葢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

居先王之位剏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徼倖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悦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徼倖不悦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葢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

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益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

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

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一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二

明 茅坤 撰

臨川文鈔二

劄子疏狀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此篇極精神骨髓荆公所以直入神宗之膂全在說仁廟處可謂搏虎屠龍手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諸邊内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强横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

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聦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外敵而終不忍加兵刑

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抜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

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横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横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

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抜舉疎逺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寛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

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歴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遊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

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葢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

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輙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自本朝以下節節議得的確而荆公所欲為朝廷節節立法措注處亦自可見神廟所以以伊傅周召任之信之而惜也荆公之志雖剗畫而學問淵源則得之講習考覈者多而非出於疏通博大之養也況其強愎自用得之天授而偏見所向遂至

於并其同心同志稍稍隔絶及其位髙而勢危寵專而氣鋭所以材佞之士得投間以入而平生所自喜者反為左右所閼而國家亦多故矣惜哉

上五事劄子

荆公建變法之議存之

陛下即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為書具為法立而為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晩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

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為熟户則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

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葢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畒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産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鳧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

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揺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貰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効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為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

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強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而國用饒矣

論館職劄子

若今之經筵官當亦準此博訪考言以為儲養公卿之選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為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監司則必不知其誰

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為公卿者召令三館祗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祗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設施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

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為蔽欺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畧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

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已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葢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乏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為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

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為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

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為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為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為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

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才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晷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畧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葢自古大有為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

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為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説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懐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懐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即以臣言為可乞明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對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以為三館祗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

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區畫處甚悉

臣等竊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明效也使得人而不久其官久其官而不使得專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成功今臣等相度

陜西一路買馬監牧利害大綱已具奏聞伏見權陜西轉運副使薛向精力強果達於政事河北便糴陜西搉鹽皆有已試之效今來相度陜西馬事尤為詳悉臣等前奏已乞就委薛向提舉陜西買馬及監牧公事今欲乞降指揮許令久任緣今來馬價多出於解池鹽利三司所支銀紬絹等又許令於陜西轉運司兑換見錢今薛向既掌解鹽又領陜西財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為便兼臣等訪問得薛向陜西係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處

甚多若將來稍成次第即可以漸興置監得西戎之馬牧之於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材而就令經始三利也又河北有河防塘泊之患而土多舄鹵不毛戎馬所屯地利不足諸監牧多在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饒而馬又不堪未嘗大段孳息若陝西興置監牧漸成次第即河北諸監有可存者悉以陝西良馬易其惡種有可廢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處以肥饒之

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此又利之大者也如允臣等所奏即乞薛向所奏舉官員及論改舊弊朝廷一切應副成功則無愛賞敗事則無憚罰如此則臣等保任薛向必能上副朝廷改法之意如將來敗事臣等各甘同皐取進止

進戒疏

於亮陰初以聲色二字為遠佞人之本便是荆公

得力的學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為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為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已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

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為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為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

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强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上時政疏

荆公刼主上之知處往往入人主肘腋細看自覺

與他人不同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聦明智畧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

免而宗廟固已毁辱而妻子固已困窮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脱於困餓刼束之患矣夫為人子孫使其宗廟毁辱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為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葢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茍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

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為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為可以僥倖一時而

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狠疾為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為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

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辭集賢校理狀

荆公於清要之選每每固辭至於八九予僅録此首與辭同脩起居注之二以見公之難進之概云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賫到勑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聞命震怖不知所以伏念臣頃者再蒙聖恩召試臣以先臣未葬二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乞

且終滿外任比蒙矜允獲畢所圖而門衰祚薄祖母二兄一嫂相繼喪亡奉養婚嫁塟送之窘比於向時為甚所以今玆纔至闕下即乞除一在外差遣不願就試以臣疵賤謬蒙拔擢至於館閣之選豈非素願所榮然而不願就試正以舊制入館則當供職一年臣方甚貧勢不可處此臣所以不敢避干譽朝廷之辠而苟欲就其營養之私不圖朝廷不加考試有此除授臣若避犯命之罰受而不能自列則是臣前所乞為以私養要君而

誤陛下以無名加寵也又聞朝廷特與推恩不候一年即與在外差遣且一年供職乃是朝廷舊制臣以何名敢當此恩而累朝廷隳廢久行公共之法又見新制近臣薦舉官吏非條詔指揮不得用例施行令出以來未能十日今臣有此除授乃因近臣薦舉不加考試又非條詔指揮臣雖不肖獨何敢冒過分之寵而以身為廢法之首乎伏望聖慈察臣本意從臣私欲追還所授特與除一在外合入差遣則使公義不虧于上私行不失于

下臣不任激切祈恩待報之至所有勑牒臣不敢受謹

具狀奏聞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二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三

明 茅坤 撰

臨川文鈔三

表啓

荆公結知神宗於表箋所上多鑱畫感動處予故於集内多錄凡三十五首

除叅知政事謝表

承弼之任賢智所難顧惟缺然何以堪此仰膺成命弗
獲固辭中謝竊以古先哲王考慎厥輔皆有一德用成
衆功伏惟皇帝陛下含獨見之明踐久安之運甫終諒
闇將大施為宜得偉人與圖庶政如臣者徒以承學粗
知義方本無他長可備官使退安私室自絶榮塗既負
采薪之憂因逃竊位之責大明繼燭正路宏開付以藩
宣還之侍從清閒之宴或賜開延淺陋所聞每蒙知奬
以為奉令承教庶幾無尤至於當軸處中良非所稱寵

光曲被震媿交懷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徳懋旁求志存遠舉隆寛盡下故忠良有以輸心公聽並觀故讒慝不能肆志矧睿謀之天縱方聖敬之日躋思稱所蒙敢忘自竭遠猷經國雖或媿于前脩直道事君期不負于素守

除平章事監修國史謝表

臣某言伏奉恩命特授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進封開國公

加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
尋具表陳免蒙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揚于大庭寵以
高位歸之翊戴之重諉之宰制之平聖心方慎於旁求
小臣知難於上稱中謝臣聞人君代天而理物人臣資
父以事君然而君臣之大義有方非若父子之至恩無
間須倡而後和則誠意每患於難通不入而後量則忠
力或嫌於自獻唯成湯之聽伊尹與傅說之遇高宗皆
以疏遠而相求何其親厚之獨至葢所趨非由於二道

故所為若出於一身夫豈於越吏豁之異心是謂元首股肱之同體二臣既以此獲展事君之義兩君亦以此得成理物之功苟非其人孰與於此臣受材單寡逢運休明初涉獵於藝文稍扳緣於祿仕曩塵近侍積媿空餐悲遽隔於庭闈分長依於丘隴俄值纂承之慶繼叨收召之榮責以論經尚少知於訓詁使之與政曾莫助於畎畝為矧以拙直而見知遂為姦回之所忌伏遇皇帝陛下納之以天地之量照之以日月之明數加獎勵之

恩每辨讒誣之巧重遭卜相申勅備官終遯避之無繇更兢懸於非據伏惟皇帝陛下樂古訓之獲而忘其勢惡邪辭之害而斷以心勿貳於任賢務本以除惡使萬邦有共惟帝臣之志萬姓有一哉王心之言則進無求名之私退有補過之善臣之願也天實臨之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文有典刑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

軍府事臣已於六月十五日到任訖久妨賢路上負聖
時苟逃放殛之刑更濫褒揚之典逸其犬馬將盡之力
寵以丘墓所寄之邦仰荷恩私皆踰分願中謝臣操行
不足以悅衆學術不足以趣時獨知義命之安敢望功
名之會值遭興運總領繁機惟睿廣之日躋顧毘凡而
坐困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爝火
之弗熄加以精力耗於事為之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
雖恃含垢之寬終懷覆餗之懼伏蒙陛下志存善貸為

在曲成記其事國之微誠閟其顥天之至懇撓黜幽之常法示從欲之至仁經體賛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於方來

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謝表

荆公奮勵可掬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仍改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蒙降批

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承流宣化方虞失職之誅經體贊
元更悞選賢之舉中謝臣竊惟人物之會通常寡實以
君臣之遇合至難自匪同聲氣之求孰能偕功名之享
伏惟皇帝陛下天縱大聖人與成能乘百年久安之機
飭千歲積壞之蠱士誠服矣而持祿養交之習未殄民
允懷矣而樂事勸功之志未純近或長阨而仁義之澤
未流遠或虛僑而道德之威未立宜選於衆舉格于皇
天之材使曁乃僚纘迪我高后之事冀勝所任以濟斯

時而臣蚤見知於隱約之中久獨立於傾揺之上勲庸弗劾恩禮更加託備外藩俯鄰耆歲遂叨詔奬還冠宰司自視羈單所懷蹇淺方古耕築則有其陋為世聘求則無其賢然以投老之軀而遭難值之運茍貪歲月趣就涓埃且上之施既光則下之報宜厚與之戮力仰承睿知之臨罔不同心俯賴忠良之協謦殫疏拙圖稱休明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

得君之寵多危懼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批答不允者寵私未愁更加褒勉之恩分義所存敢冒叨貪之恥中謝伏念臣江湖一介特荷聖知帷幄七年再陪國論久居亢滿所以深懼災危積致衰疲所以懇辭機要若猶尸將相之厚祿且復殿方面之大邦則是於惡盈之時欲富而弗止以宣力之地養痾而自營聖慈雖或優容官謗何由解免伏望皇帝陛下俯垂念聽特賜矜從使盛世

無虛授之嫌孤臣有少安之幸

朱炎傳聖旨令視府事謝表

臣某言三月二日提舉江南路太常丞朱炎傳聖旨令臣便視府事者使指遄臻訓詞俯逮敢圖衰疾尚誤眷存中謝伏念臣曲荷搜揚久孤付屬有能必獻未嘗擇事而辭難無力可陳乃始顲天而求佚然方焦思有為之日以此懷恩未報之身苟營燕安豈免慙悸伏蒙陛下仁惟求舊義不忘遐乃因乘軺將命之臣更喻推轂

授方之意踦屨無用誠弗忍於弃捐朽株匪材尚奚勝於器使永惟獎勵徒誓糜捐

差弟安上傳旨令授勑命不須辭免謝表

臣其言伏蒙聖恩差弟安上提點江南東路刑獄以臣衰疾就令照管仍傳聖旨令臣便授勑命更不須辭免者江海衰殘雲天悠遠恩言狎至感涕交流中謝伏念臣積荷知憐初無報稱豈圖賤質上簡聖心數遣中人間因外使喻以眷懷之至意慰其憂苦之餘生恵焉既

久而彌加告矣雖頑而未捨乃至召見同産馳賜十行之書使營私門就捐一路之寄訪逮纖悉矜及隱微追千載之遭逢殆無前比顧百身之糜殞安可仰酬唯當祇聖訓之鴻私豈敢固愚衷之小諒重念無傷於國體乃為不負於天慈欲以里居之安而尸官廩之厚固已犯明義而累食功之實況復干隆名而長昧利之風至於詞窮雖靦懟於屢黷可以理奪終兾幸於矜從

賀南郊禮畢肆赦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初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精明條達神睠顧而依懷膏澤川流人歡呼而蹈厲中賀臣聞語孝之至莫大於配天議禮而輕不足以享帝能舉釐事實歸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鴻化已昭康年屢應奔走籩豆有董正之治官潔豐粢盛有底慎之財賦禮成轂旦恩浹縣區雖洛誦之休明尚難譬稱豈兒寛之淺訥能盡揄揚臣夙荷慈憐方嬰衰瘵望九賔之紳笏獨遠甸傳狎百獸於山林猶知率舞

賀正表

馭正夏時更端周歴體一元而敷惠適與春浮歛諸福以代新方㳺川至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誕昭明德祇燕孫謀齊七政以當天順五辰而凝績用求協氣以阜嘉生閲千古之上儀肆三朝之盛會仰同星拱竦百辟以在庭追效嵩呼極萬年而薦壽臣桑榆晚景麋鹿並遊進莫與於臚傳退但知於率舞

賜生日禮物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傳宣撫問及就府賜臣生日禮物金花銀器一百兩衣著一百匹衣一對金鍍銀鞍轡一副并纓複馬二匹湯藥一銀盒御封全者微勞不效僅逃三典之科厚禮有加尚躐九儀之等中謝臣外叨寄屬仰誤眷憐巳隳考翼之基重負母慈之教追劬勞於晚節方不自勝惟蕃庶之舊恩終無以稱伏蒙皇帝陛下更馳膚使曲喻至懷騆駿靈珍琛奇組麗豈下流之敢及皆前此之

所無金卮淑旂多錫誠榮於既往鈆刀駑馬强扶難冀於將來雖天地弗責其謝生顧臣子敢忘於致死

甘師顔傳宣撫問并賜藥謝表

臣某言庸使寵辭載華原隰寶奩珍劑如賁丘園臣中謝伏念臣少出衡茅晚陪帷幄德輶寄重才淺知深但念里居長負丘山之責敢期宸眷尚留簪履之矜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天幬無疆海函不棄戴難忘之盛德豈特銘肌撫易盡之餘生唯當結草

李舜舉賜詔書藥物謝表

中多感動之意

臣某言輟宮闈親近之臣臨湖海寬閒之野授之藥物撫以訓辭尸厚祿而無勞謂當誅絶捐大恩而不報彌所兢慙臣中謝伏念臣本出羈單自甘淪棄晚由材學上誤聖知智曽昧於保身忠每懷於許國讒誣甚巧切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況遠迹久孤之地實邇言易間之時而離明昭晰於隱微解澤頻繁於

疎逖此葢伏遇皇帝陛下以上仁含垢以大智容愚弗使南箕得侈簸揚之狀更令北戸坐蒙臨照之光藹然垂盡之病軀沱若横流之感涕惟困窮無理猶致命於一餐顧冒昧不貲敢忘懷於九死

中使撫問謝表

臣某言孤臣疲曳自阻進趨上主慈憐猶加撫諭中謝伏念臣晚陪休運特荷異恩横草無功每恨棄軀之晚負薪有疾仍慭制禄之優豈謂陛下所總萬機不忘一

物迺因輶軒之出俯逮踦屨之遺仰荷眷私唯知感涕

中使宣醫謝表

臣某言秉衰攖癘敢意浼聞軫舊垂矜曲加寵數即馳近御兼飭太醫錫以寶奩實之珍劑創殘再肉顛眴更蘇沓被慈憐不勝負荷臣叨恩缺報昧祿取災果祟降以疾殃至上煩於慰恻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屨簪念厚軒幄眷深天弗顴而亦臨雲甫瞻而既雨哀逾笭父感劇孤臣論可報之涓埃難知稱効顧未塡之溝壑徒誓

靡捐撫涕汍瀾捫心踴躍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

臣等言奉聖旨以祈雨未應避正殿減常膳者陽春生物偶需澤之稍愆睿意恤民遽側身而自抑德已脩於銷變數或係於非常當復彝儀用安羣下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天仁溥施神智曲成躬忘旰食之勞坐講日新之政四時協序萬物致和適當化養之辰宜得涵濡之澤少違常候深軫清衷退師氏之正朝約太官之盛饌

仰窺謙德志在閔民然而殊俗來朝當即法宫之位誕辰入慶合陳燕组之珍事有所先禮難偏廢伏願仰同淵聽俯徇輿情夙御九筵之居並羞十閤之具上以全於國體下以副於臣誠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二

臣某等言近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蒙降批答不允者時澤偶愆屢勤齋禱聖衷愈勵曲盡焦勞將損巳以召休因退次而貶食列陳剡奏尚闕嗣音在臣列之靡遑

伏帝閽而再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體居離正德稟乾
剛期揉俗以致康嘗納隍而興念七載于此繼獲豐穰
一春而來或罹沴亢皇慈深軫羣祀徧修恐狴犴乗則
親慮其囚懼黼黻美則躬變其服仍損内饔之舉兼虚
正宁之朝然而禮貴從宜事難泥古而況甫臨誕節交
舉慶儀有列辟拜萬年之觴有殊俗修兩朝之好茍虧
彝制難副羣情少屈淵衷特從誠懇天臨廣廈日御常
珍親事法宫廓宣於政治惟辟玉食昭示於等威仰以

慰兩宮之慈俯以安羣下之望

乞罷政事表一

臣某言竊以使陪國論惟亮天工必用强明乃能協濟豈容昏瞀可以叨居進冒聰明罄陳危悃中謝伏念臣逮侍先帝列官外朝晚以喪歸因爲病廢伏遇皇帝陛下召還辭禁擢預經筵收於衆惡之中諏以萬機之事搆讒誣而並至輒賜辨明推孤拙以直前每蒙開納陛下所以遇臣者可謂厚矣臣之所以報國者終於缺然

豈理勢之獨難抑才能之素薄方懼過尤之積乃罹疢疾之加比欲外乞州蕃冀以就營醫藥重念采薪之弗給尚何守土之敢謀輒緣不能者止之言庶免貪以敗官之悔伏望皇帝陛下曲垂仁惻俯記愚忠賜以分司一官許於江寧居止則天地之德實有施於餘年犬馬之勤冀或輸於異日

乞罷政事表二

臣某言近具奏乞罷政事分司伏奉手詔封還不允所

乞者私懷懇至已具布聞聖訓丁寧未蒙開納敢冒
崇高之聽再輸悃愊之情中謝臣聞任賢之方要其
有用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罹於
疢疾豈容叨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親逢盛
世昧於量已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成於迂
濶每煩衆論上溷聖聰久知素願之難諧繼以積痾
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工重荷包
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望皇帝陛下閔度并

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則孤進之身獲全生於末路具瞻之地得改命於時材臣無任

乞出表一

此必因病而乞者

臣某言竊以丞相之職天子是毗方當圖政之憂勤難以養痾而昧冒輒輸情素仰丐恩憐中謝臣叨被鴻私誤尸榮禄堯仁天覆幸荒穢之兼包湯聖日躋顧卑凡

而自絕尚惟許國姑誓忘軀豈意眩昏甫新年而寖劇更知駑蹇難重任之久堪伏惟皇帝陛下明燭隱微惠綏羸拙閔其積疢收還上宰之印章賜以餘年歸展先臣之丘壟生當擊壤以詠矜容之德死當結草以酬含育之恩

乞出表二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輒輸情素仰丐恩憐實以抱疢之深難於竊位之久過蒙敦獎未賜矜從事有迫於懇誠

理必祈於哀惻中謝臣信書自守與俗多違審容膝之易安因忘擇地知戴盆之難望遂廢占天豈圖憂患之餘更值清明之始寒之之日長而暴之之日短植之之人寡而拔之之人多尚誤聖知驟妨賢路摩頂放踵雖願効於微勞以蚊負山顧難勝於重任矧復聵昏而曠事若猶冒昧以尸官是乃明憲之所不容豈特煩言之為可畏伏惟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賜以曲成容其少愒區區旅力或未愆於餘年斷斷小能兾尚施

於異日

乞退表一

臣昨具表乞解機政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者明主訓辭之寵宜即奉承匹夫志守之愚敢覬矜允中謝竊以品制百爲總裁萬務任怨益難於持久服勞安可以獨賢所以中外迭居是爲祖宗故事况於疲曳加以瞀昏若由昧冒而無憖其必顛隮而不救臣過叨睿奬備進近司當循名責實之時故任怨特多於前輩兼蠲令改制

之事故服勞尤在於一身雖蒙全度之恩僅免譴訶之域某於多故實以難支矧疾疢之交攻且事為之寖廢伏望陛下昭其悃愊假以優游使得休養於衰疲以示保全於孤拙

乞退表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解機務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者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深淵薄冰之懼中謝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傅説之臣其道則格

于帝而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變后惟時乂相亦有
終迨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髣髴忠或不足以取
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為
敵以此乘權而久處孰能持祿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
居寵之時而昧死有均勞之乞况於抱病浸以瘝官伏
惟陛下道與日躋德侔乾覆哀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
皆昌矧夫眷遇之優既已勤劬之久宜蒙善貸使獲曲
全賜其疲賤之身假以安閑之地則敝車無用猶可具

於勞薪棄席未忘或再施於華幄

乞退表三

此首别加慷慨奮勵矣

臣某言伏奉聖旨令臣入見赴中書供職者螻蟻微誠屢黷省覽天地大德未賜矜從中謝臣聞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其縱之為貴其拘之為賤賤故尚勢利而忘善惡貴故尊行義而矜廉恥士知尊行義而矜廉恥宗廟社稷之安而天下自治

也伏惟陛下言必稽堯舜動必憲文武故視遇天下之士欲其貴不欲其賤欲其肆不欲其拘臣以羇孤旁無佽助一言寤意特見甄收適遭欲治之盛時實預扶衰之大義事或乖於衆口而陛下力賜辯明言有逆於聖心而陛下常垂聽納此臣所以履艱虞而不忌服勤苦而不辭雖百度搶攘未就平成之敘然四年黽勉非無夙夜之勞今特以心氣之衰疲目力之昏耗哀祈外補冀幸小休而乾剛確然莫可回奪則是親值周家之忠

厚獨為秦士之賤拘事與頽違能無竊歎理當情恕豈免上煩實望聖慈俯昭愚款外賜優閑之地少安疾疢之身須具有瘳乃責外效臣生當捐軀以報德死當結草以酧恩

乞宫觀表一

臣其言疏榮特異敢忘圖報之忠陳力弗能當布可辭之義中謝伏念臣晚陪興運久汙近司戇愚弗逮於清光衰疾更成於瘵曠苟免大訶之責乃叨異數之加授

以戎旃班之宰席松楸舊國實使鎮臨蒲栁殘年足為
榮耀顧在宣化承流之地方當循名責實之時疲曳難
支顛隮可畏仰祈睿眷俯徇愚衷并解將相之官外除
宮觀之任託依田里瞻守丘墳倘遇休養之私終獲吏
瘳之福敢忘策勵復誓糜捐

乞宮觀表二

臣某言近具奏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伏蒙聖慈
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不允者天地至恩實知難報螻蟻

微息尚竊有懷輒冐隆威更輸危悃伏念臣遭逢異甚稱効蔑如苟旅力之可陳豈餘生之足惜顧以憂傷而至弊重為疢疾之所攖偷假便州必負曠瘝之責過尸厚禄更懷叨昧之慙伏望陛下本末燭知始終護念俯徇顓天之懇俾無累國之尤尚兾寧瘳誓終糜殞

乞宫觀表三

臣某言軺傳俯臨璽書狎至仰荷眷存之厚第懷感悖之深任有不勝勉非所及輒輸危懇再冐天威伏念臣

久誤至恩難圖報稱過尸榮祿易取災危力憊矣而弗
支氣喘焉而將蹶窮閻掃軌斯為待盡之時莫府建旄
豈曰養痾之地所懼曠瘝之責敢辭逋慢之誅伏望陛
下照以末光遂其微謂使壇陸之鳥無眩視之悲濠梁
之魚有從容之樂庶蒙瘳復更誓糜捐

手詔令視事謝表

中多感悟主上之言

臣某言伏蒙宣示言者所奏輒具劄子乞博延公議改

用賢人伏奉詔奬勵令視事如故者謗議升聞已賴舜聰之豁達懇誠上訴更煩周誥之丁寧竊以作威者主之權待察者臣之禮葢雖蒙非常之厚遇亦將避可畏之煩言臣志尚非高才能無異舊惟所學之迂濶難以趨時因欲自屏於寛閑庶幾求志惟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陛下即政之初輒慕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郡歸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合即知素願之獲申睿聖日躋更懼

淺聞之難副重叨殊獎忝秉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冐恩而輕就實恃明主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疑人習玩於久安吏循緣於積獘竊言不忌詖行無懲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為以物役巳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恐上辜於眷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末光亦冀粗成於薄効比聞獨斷謂合僉言但輸承命之忠遂觸招權之毀因請避衆賢之路庶以

猒異議之人伏蒙皇帝陛下敦大兼容清明旁燭賜之神翰諭以至懷君臣之時嘗千載而難值天地之造豈一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明之運

詔以所居園屋為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公之捨廬為寺亦其鈎奇釣詭處

臣其言基迹叢祠冀鴻延於萬壽錫名扁榜竊榮遇於一時臣生乏寸長世叨殊獎賤息奄先於犬馬頹齡俯迫於桑榆獨念親逢莫有涓埃之補報永惟宏願豈忘

香火之因緣伏惟皇帝陛下俯徇祈誠特加美稱所懼
封人之祝終以堯辭乃廛長者之園遽如舜許仰憑護
念誓畢熏修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表

臣某言緣恩昧冒方虞恩上之誅加意畀矜遂竊終天
之幸伏念臣少嘗陻阨晚𢖍褒崇榮禄雖多不逮養親
之日餘年向盡更為哭子之人追營香火之緣仰賴金
繒之賜尚復祈恩而不已乃將徼福於無窮伏蒙陛下

眷遇一於初終愛恤兼夫存没特撓常法俯成私求雖老矣無能莫稱漏泉之施若死而未泯豈忘結草之酬

百寮賀復熙河路表

覽子瞻所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則多涕洟覽荆公賀表又多矜奮

臣某等言伏覩修復熙河洮泯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一萬九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各降附者奮張天兵開斥王土旌旃所指獯及氐

羌樓櫓相望誕彌河隴中賀竊以三年鬼方之伐高宗所以濟時六月玁狁之征宣王所以復古政由人舉道與世升伏惟皇帝陛下温恭而文睿知以武講周唐之百度拔方虎於一言我陵我阿既飭膺揚之旅實墉實壑遂平鳥竄之戎用夏變夷以今準古是基新命厥邁往圖臣等均被明恩具膺榮禄接千歲之統適遭會於斯時上萬年之觴敢忘於故事

除雱正言待制謝表

臣某言伏奉聖恩除臣男雱右正言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特降中使宣諭令便受告勑不須辭免者孚號明恩實由中出美官要職弗以次加知榮耀之及私顧僭差而累國雲天在望冰炭交懷中謝臣出於羇窮好是拙直道常違俗宜芻狗之致妖才不逮人何藿蠋之能化皇帝陛下收之末路付以繁機距滔天之衆讒責經世之來效施及賤息度越稠人延登朝行使嗣講業方仰陪於勝席俄中廢於骭瘍雖進趨之禮久妨而問勞之

恩押至莫知報稱但負兢慙豈意眷憐更加超擢待制之為職以陪侍禁嚴正言之為官以諫救遺失承金華之舊學親玉色於燕朝併叨殊私甚駭羣聽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攬取同智無小大之遺搜揚衆材無久近之間茍或不肖槪嘗有聞必垂甄收以示勸奬四方之訓于我無競維人多士之生斯時不顯亦世永惟遭值孰與等夷君臣以事道相求是惟希世父子以傳經見用鮮或同時雖愧皋陶濟美之材敢忘狐突教忠之義

進字說表

非表之四六常體而說字處特雋

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喻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憧敢逮斯事中謝葢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

為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内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衺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虚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僊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捨此而能學葢唯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伏惟皇帝

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𠜇法紹天覺民乃惟茲
學隕缺弗嗣因任衆智微明顯隱益將以祈合乎神指
者布之海内衆妙所寄窮之實難而臣頃御燕閒親承
訓勅抱痾負憂久無所成雖甞有獻大懼冒浼退復自
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兾或涓塵有助深崇
謹勒成字説二十四卷隨表上進

除知制誥謝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恩賜臣誥勑除臣知制誥

者高華之選欲報常艱固陋之身以榮為懼中謝竊以

自昔招智能之士因使為侍從之官豈特賴其虛名謂

能華國葢將收其實用相與致君矧號令文章之為難

而討論潤色之所寄苟失職不稱則為時起羞伏惟皇

帝陛下躬上聖之姿撫久安之運趣時有救弊之急守

器有持盈之難當得俊良使陪遺忘則典司明命出入

禁門一有瘝官尤為累上臣羈單賤士樸鄙常人仕初

有志於養親學遂不專於為已比更煩使稍竊謬恩內

懷尸祿之慙仰負食功之意又蒙採擢以致超踰蓋君之視臣不使同犬馬之賤則下之報上亦欲致岡陵之崇況臣少習藝文粗知名教遭逢一旦度越衆人唯當盡節於明時豈敢尚懷於私計

除翰林學士謝表

內多散非表常格而中懷感動主上之言

臣聞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學術而居寵有昧冒之心人主之畜臣患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此有

天下國家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進取也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議為官非夫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恥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為無以稱如臣不肖涉道未優初無犖犖過人之才徒有區區自守之善以至將順建明之大體則或疎闊淺陋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久棄里閭辭命之習蕪廢積年黽勉一州已為忝冒禁林之選豈所堪任伏惟

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緒於羣臣賢不肖已知考慎而於言也又能虛己以聽之故聰明睿智神武之實已見於行事日月未久而天下翹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時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礪淬濯已衰之心紬繹溫尋久廢之學上以備顧問之所及下以供職司之所守

賀韓魏公啓

典刑之言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
釐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充滿之累名遂身退
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間
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
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
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
人才未用為大恥以國本不建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
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

荒迷慈聖以謙沖退託内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
國無危疑人以静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
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
號為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
方崛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
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為特美某久叨庇賴
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
比之嫌用自絶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遂聞新命竊仰

遐風瞻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

上杭州范資政啓

某近遊淛壤久揖孤風當賓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地粹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縟星之文借談端而飾物羈瑣方嗟於中露逢迎下問於翹材仍以安石之甥復見牢之之舅茲惟雅故少總燕閑言旋桑梓之邦驟感神麻之詠寫吳綾之危思未盡攀瞻憑楚乙之孤風但傷閒闊悵台貫序虛白調神禱頌之私不任下懇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三